



随女儿一起来深圳的杜娟正在给客人剪头



晚上,理发师傅戴着头灯给客人理发



“十元理发”的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



夜幕降临,天桥下理发师们依旧忙碌

西乡立交桥下的十元理发街

这里的摊主和顾客几乎都属于来深圳的打工人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
图/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

壹
十元理发

在深圳宝安区,广深公路和西乡大道纵横交错之处,搭起了一座西乡立交桥,桥上车流如水,桥下人流如织。有人的地方就有买卖,但这里的买卖有些特殊,关乎“脸面”——十几二十位理发师常年聚集在这,依次排开,摆摊剪发,标价大多为10元一次,形成了十元理发一条街的景象。

椅子、镜子、剪子、推子、梳子,再加上吹风筒和围布,是这些街头理发师必备的工具。工具简单,但手艺并不含糊:剪刀与推子共舞,乱发坠地;吹风筒一开,拂落脸上肩上碎发;再用微湿的海绵一抹做好清洁,理发服务也就接近尾声了。一套下来,顶多十分钟。

快,是最直观的感受,利落,是细看下的感悟。西乡立交桥下十元理发一条街的摊主和顾客,几乎都属于来深圳的打工人,短短的十分钟后,他们各自东奔西走,汇入城市奔涌的浪潮里。

如果网传内容属实,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校园霸凌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如果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,无疑验证了打人女孩的母亲所说的狂妄之语。

显而易见,在此次事件中,涉事学校应该是被调查和追责的对象。当涉事学校仍在自说自话的时候,实际上也是一种提醒——无论是从保障学生权益,还是从维护教学秩序的角度出发,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都有必要加快调查节奏,尽快给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。

贰
熟客经济

这些街边理发师,大多早上6时就开始摆摊,白天靠小招牌和人声招揽顾客;傍晚时,每个小摊支起一盏小灯,一路排开,场面有些壮观;到晚上10时许,理发师们才开始陆陆续续收摊。

在理发店里花35块钱剪的头发,和在这里花10块钱剪没什么区别。”外卖小哥小李介绍道,附近的外卖员、快递员,基本都是这些摊位的常客,“挣点钱不容易,能省就省点,而且老板们剪得又快、手艺也不差。”小李光顾这些街头理发摊位已有四年多的时间,他告诉记者:“很多老师傅的,这个河南来的(师傅)剪发三十年,那个重庆的(师傅)也剪了好几十年了。”

十元理发一条街上,除了有五六十岁的老师傅压阵外,也不乏年轻人。34岁的王庆(化名)今

光顾这些街头理发摊位的,大多是男性,不管是中年男人,还是年轻小伙,甚至附近学校的小男孩,都乐于坐在露天摊位上,享受十元一次的服务。但也不乏有女士过来照顾生意,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女性理发师。

在众多男性理发师里,52岁的杜娟尤为醒目,她很爱笑,人缘也不错,有熟客骑着电动车飞速经过她的摊位时,即使不停下来理发,也会跟她打声招呼。

2019年,因为女儿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深圳工作,杜娟也跟着来到西乡。起初,她想找份保姆的工作,“管吃管住,还不用晒太阳,但要交钱考试,我做不来。”

一次买菜的时候,杜娟经过西乡立交桥,看到这条十元理发街,就萌生了重操旧业的念头,那时她还在一家健身房打杂工,试

过一天干两份工作,实在太辛苦了,最后选择全天在桥下摆摊。

杜娟自诩理发手艺好,顾客一走近她的摊位,她看一眼就知道来人适合什么样的发型,要怎么样剪——她拿着剪刀手法潇洒、干净利落,杂发落完,顾客也满意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点点头。刚摆摊的时候,杜娟的生意并不好,“刚来的时候,人家打工的也不相信你,你说得再好、手艺再好也没用。”她解释道,“后来,慢慢有了熟客,收入才好起来。”

在附近工厂打工的老陈,照顾杜娟生意有三年:“找到她就一直让她‘飞’,都‘飞’习惯了,换第二个,还真不行。”杜娟给老陈剪头发的时候,有生客正在摊位间犹豫,杜娟还没开口,老陈就招呼上了:“你来这剪,这儿可以!真的可以!”

在来西乡之前,杜娟不是在

发,后来子女来深圳打工,老徐带着箱子也跟着过来。“2006年,西乡立交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,周围光秃秃的,但人很多。”徐克友回忆道。

在改革开放后,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里,产业聚集、工厂林立,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西乡,再加上西乡立交坐落在宝安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附近,极高的人流带来旺盛的理发需求。同时,桥下空间宽敞、安全,有地方可以稍微遮阳挡雨,是理想的摆摊点。因而,在近20年里,即使理发师不断变换,西乡立交桥下,仍保持着理发一条街的景象。

立交桥下的这条街并不长,但理发师们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,一个理发摊并不需要占多大地方。两把椅子,一把放一面方

形镜,一把让客人坐,讲究点的还会备上两块坐垫轮流替换;旁边的围栏上,挂着各样花色的理发围布,所有的理发工具都能放进一个小箱子里。只剪发、不洗头,染头发只能染黑色,极简到甚至只需要剪刀和推子就足矣。顾客和理发师的剪前交流也就两三句话,不办卡,也无推销,快的话,顾客从落座到剪完头发付钱,不过5分钟。

“以前我剪一次头发收5块,现在剪一次收8块。”徐克友说道,18年里,剪发价格只涨了3元,在这条理发街,这是基本价格。大多数摊位,剪一次头发10块钱,还包含刮胡修面。

价格实惠、体验便捷。一天下来,西乡立交桥下,来自五湖四海打工人们的头发,糅杂在一起,落在了深圳的土地上。

王庆刚摆摊理发时,无人问津,“到晚上八九点钟,一看才赚了几十块钱,特别着急。现在摆久了,熟人多了,也就慢慢好起来,一天能有个几百块,心里也就踏实了。”

做好熟客经济是这些街头理发师的经营之道。理发街上摊位多,任君选择,但很明显的,大部分客人踏进这条街后,并不为摊主招揽所动,而是径直走向自己熟悉的理发师傅。随便一问,在同一个摊位理发三五年多的牛毛。

顾客毛先生提到:“我是湖北过来打工的,给我剪头的老周也是。我照顾老乡生意就常来,他剪得好,我就把他介绍给工友们,都是来深圳打工的,都不容易。”在深圳,在不同角色里,打工人们惺惺相惜。

老家湖北打工,就是北上去开理发店。“有个店面,肯定不一样。摆摊辛苦一些,老家有四季,在深圳感觉只有夏天和秋天。”杜娟细数那些艰难——“紫外线强的时候,擦防晒霜都没用,脸上红红的一块”“前段时间下大雨暴雨,水在桥下流过,都到脚脖子了,我们就在水潭里给顾客剪头发”。

但杜娟还是挺喜欢深圳这个地方,这么些年摆摊下来,也没想过回去,一方面是因为“在深圳这个地方你只要吃苦耐劳,就能挣到钱”;另一方面是“这里的人还不错,素质高,又热情,不然我可能留那么些年。”

杜娟的摊位靠着西乡立交桥下的城市绿化带,她不怎么识字,跟顾客介绍自己时,常指着后面的花圃乐呵呵地道:“唉,我叫杜娟,就是这些红红的杜鹃花呀!”

叁
女理发师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报料

2023年9月23日/星期六/理论评论部主编
责编 傅铭途 / 美编 湛晓萱 / 校对 张家梁

A6

82岁退休教师的“云上课堂”

把直播间变成电工交流讨论平台,吸粉过百万

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

“网友粉丝家人们好,全国的新老电工好,我是山东省济宁市的退休教师王广杰……”每天晚上7点半,直播课准时开始,王广杰都会以这句话开头。

82岁的王广杰教了40多年的电工电子课,去年5月,他把课堂搬到了直播间。王广杰有着老派教师的严谨认真,板书一笔一画写好,电路图每条线必须画直。这样的慢条斯理,却在抖音等追求短小轻快的短视频平台上,俘获了年轻的心。开播一年多,王广杰的账号已经有了160多万粉丝。

王广杰的直播间里,有初中生也有研究生,有20多年经验的老电工也有备考电工证的新人。一位退休老人的课堂,变成了全国新老电工的交流讨论平台。王广杰愿意一直讲下去,“我的大半辈子都在学习研究电工知识,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社会。”

“云上课堂”

9月20日晚上7点半,王广杰准时开播,这堂课讲的是“分析多谐振荡器两电容的充放电回路”。刚开播两三分钟,直播间就涌入近1500人,王广杰已非常熟悉直播界面,他从飘动的弹幕中挑出问题,一一解答。他的语速很慢,解答条理清晰,通俗易懂。

介绍完基础知识后,王广杰开始与直播间上课的观众连麦,他喜欢通过提问的方式教学。四五个不同年纪的网友“上麦”,用天南海北的口音一起讨论。

最开始,王广杰是通过短视频教学的,他在一块白板上画电路图,配上讲解后发布出去,视频播放数高时能破万。有一位网友给他留言,建议可以尝试一下直播这种形式,效果会更好。军人出身的王广杰行事干练,第二天便去买来黑板,挂在自家阳台上,开始了直播。

直播第5天,观看人数破千;第7天,人数破万。这超出了王广杰的想象,多年的理工科训练,让他养成了分析问题的习惯,他总结了三点直播成功的因素:一是讲课通俗易懂,二是电工知识有用,三是自己讲的知识跟得上时代。

与电结缘

在采访中,王广杰反复向记者强调,自己很幸运。他从小喜欢电学,长大了从事相关工作,老了还能在直播间和年轻人聊电学,一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打交道。

1941年,王广杰出生在山东济宁的小山村,父亲在战火中去世,母亲独自拉扯他和弟弟长大,家境贫寒。读小学时,由于交不起伙食费,他只能吃从家中带去学校的咸菜和馒头。

王广杰第一次遇见和“电”相关的东西是在读小学时,村里拉了两根广播线,架起了大喇叭,除了播报通知,还会播放歌曲、戏剧。那时在鲁西南地区的农村,家家户户都是平房,广播线恰好经过王广杰家的屋顶,他总盯着这两根电线出神。“我还把家里手电筒上的灯泡拆下来,接上去看看能不能亮。”

上初中后,王广杰从物理课本上知道了“电”的存在,他迷上了这门“先进的,和幸福生活密切相关的”科学。靠着政府提供的助学金,王广杰读完了中学,实在没有钱交大学学费,他在

“一号铁粉”

老伴儿李凤兰是王广杰的“一号铁粉”。从最开始直播时,李凤兰就支持他。后来,直播间的人数多了,弹幕看不过来,李凤兰也会戴上眼镜,帮忙记录下网友提出的问题,课后再反馈给王广杰。

相比之下,女儿则不希望王广杰“抛头露面”去直播,害怕老人出名,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王广杰有自己的主见,“女儿有点保守,我不听她的,我们互不干涉。”

2022年,李凤兰因病去世,王广杰告诉记者:“老伴在世时,叮嘱过我,直播讲课是好事,要一直坚持下去。”王广杰做到了,而且在他的带动下,不少电工都在抖音等平台开始直播,分享电学知识。

邱华(化名)看王广杰的直播一年多,如今他已经王广杰直播间的管理员,经常“上麦”,替王广杰解答网友提出的问题。第一次看王广杰讲课,邱华就知道这位老先生和旁人不一样,没有噱头、不搞引流,分享的都是“干货”。

今年46岁的邱华也是济宁人,他做电工这行20多年,有自己的维修店。在他看来,王广杰最大的优点是勇于认错,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,“人都会犯错,不过一个80多岁的老先生还愿意虚心地向你请教,是很动人的。”今年春节过后,邱华登门拜访了王广杰,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进屋,邱华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工书籍,“学术上认真严谨,生活上朴素真诚。”邱华如此评价王广杰。

邱华和其他几位老电工,都开设了自己的直播间。王广杰讲解抽象的电学理论,他们就通过搭建实际的电路模型,来让观众获得具体的认识,更好地理解知识。邱华明显感觉到,近段时间来,直播间的电学知识很用心,“年轻人求知若渴,老先生还在讲课,我们当然也要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”